

西凉

陈玉福 著

马

超

西凉马超 骠悍英雄

凉州大马 横行天下

作家出版社





西涼

馬

超

陈玉福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凉马超 / 陈玉福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8.7

ISBN 978-7-5212-0153-6

I. ①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186 号

西凉马超

作 者: 陈玉福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 张 平

装帧设计: 意匠文化·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510 千

印 张: 36.5

印 数: 001—30000

版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153-6

定 价: 5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卷 | 西凉马腾 / 001 |
| 第二卷 | 少年马超 / 073 |
| 第三卷 | 青葱岁月 / 197 |
| 第四卷 | 马踏飞燕 / 293 |
| 第五卷 | 西凉太守 / 383 |
| 第六卷 | 将军归来 / 467 |

第一卷

西涼馬騰



引子

佛偈有云：万法缘生，皆系缘分！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，缘聚则物在；缘散则物灭。

人生本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，拼成一件又一件或美或缺的锦绣，凡此种种尽在因缘际会。世间之事概莫能外，譬如男女相处需要缘分，朋友交往需要缘分，共同事业更需要缘分。

马腾本来与西凉毫无关系，可因为其父与西凉太守张鼎的交往，这才促成了马腾与西凉府的缘分，与骊靬县的缘分，还有与骊靬美女阿诺的缘分。有了种种缘之相牵，便也衍生出来许多有趣的故事。先有马腾立足西凉，后有其子马超傲视河西成为西凉之主，才有后来蜀汉的五虎上将之马超，这是后话。

马超师父罗骊说起马超父亲与母亲阿诺相识时，有句关于姻缘的顺口溜：“两人力大顶破天，十女耕田少半边；八王在我头上站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”那时候，马超虽然只有四五岁，但他似乎听懂了师父顺口溜里的弦外之音，这也符合罗骊的观点。可以这么说，因为缘分，马超父亲在西凉府治下的骊靬县，巧遇了马超的母亲阿诺。这样一来，马腾、马超在西凉拥有了事业，便有了之后一系列异彩纷呈的故事传于后世……

一、有朋自远方来

天水郡，地处秦岭以西，离长安一千余里，亦是民丰物阜之地。河东大族马家作为后汉的开国重臣，追随光武帝建功后戍守西域咽喉，到伏波将军马援时期，居住在水郡。

诚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马腾作为伏波将军之后，也是从小学文习武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练就了一身的武艺。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！对于想成就一番功业的马腾来说，偏安一隅毕竟不是理想居处。原该运用祖荫之利，通过马援将军昔日的交情随便找个关系向天子举荐，再不济也能获封一官半职，但眼下的朝廷暗无天日，皇帝昏庸无能，朝政一概任由阉宦为所欲为，

随意处置，自己却终日里奢靡无度，流连于后宫的声色犬马，再加上各地的民变不断，使得人心惶惶，社稷江山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

在这个乱世之秋，如果到天高皇帝远、消息相对闭塞的西凉府那等偏远之地谋求出路，说不定有朝一日尚有英雄用武之地！是东进中原逐鹿，还是西行边界立业？这是一个问题。马腾反复考量后，毅然决定西行。原因是他父亲伏波将军马援在世时，在西冲要塞的凉州有一挚交，多年来一直与马家往来不断，并不曾因马援的离世而有所疏远。此人名叫张鼎，史称“张将军”，正在西凉府太守任上。

此时的中原形势危急，战乱一触即发。一旦点燃战火，必将伤及无辜，哀鸿遍野，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，又有多少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血腥场面？然而，世事的变幻总是不容遐想的。马腾西行的主意已定，便带着仆人安图马不停蹄，向着西凉府飞奔而去。

是日，凉州城内倒也风平浪静，太守张鼎正带着随从在府外散步。因着天气尚好，一行人不由得走远了些，无意中来到了一个浓烟滚滚的高墙深宅外边，随从告诉他这是都护董天伦的府邸。张太守着急地问：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董都护家发生火灾了？

随从阿莫告诉张鼎：张大人，这浓烟不是前院起的，所以不会是火灾。我估计是董都护家在后院烧什么东西吧？

张鼎点点头说：阿莫言之有理。但董都护家究竟在烧什么东西呢？

正在大家望着浓烟诧异时，却见一只白色的信鸽在都护府上空盘旋。时下养信鸽并不稀奇，但联系到近日盘桓在脑中的一桩疑案，这都护府豢养的鸽子恐怕就不那么寻常了。想到这里，张鼎心头疑窦顿生，皱着眉头继续观察那只信鸽。

那信鸽在府院上空盘旋已久，因烟雾太浓始终无法飞进院内，并不时发出叫声以引起主人的注意……好一只机警的信鸽！张鼎确信这是一只传送机密信函的鸽子。思量间自随从手中接过弓箭，箭去如风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那只信鸽在空中翻了一个滚便跌落在墙院外边，身边一名随从眼明手快跑上

去捡起了鸽子。

就在此时，董府后院突然冲出几个人来，张鼎几人还未回过神来，只见那随从手上的鸽子已被抢走了。待要上去争夺，那些人一溜烟跑进了董府后门没了踪影。张鼎忙命人去叫门，半天没有回应。

见此情景，张鼎顿时怒了：区区都护府几个家奴竟如此猖狂，都敢从我手中硬抢东西？真是岂有此理！

随从阿莫忙说道：大人且先息怒，让小人去他府上问个清楚，论个明白。

张鼎颌首，几人转身来到董府前门，阿莫上前敲了几下，有董府家仆应声开门。那家仆见是太守大人，赶忙前来行礼，毕恭毕敬地把张鼎引进了前厅。

此时此刻，正在家中的都护董天伦已然接到家仆禀报从后堂笑迎而出，不说多热络但还算礼仪周全……他马上对着张鼎跪拜道：不知太守大人驾到，卑职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！

张鼎让董天伦起身并未与他客气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董都护快把老夫刚刚射落的鸽子交出来！

董天伦愣住了：大人？大人这是说哪里话，什么鸽子？卑职府上的确是养了一些信鸽，但它们都由家奴专人喂养，现下都全须全尾的，一只都没有走失或受伤的呀！

张鼎料他是在故意装傻充愣，心里忍不住升起怒火：董将军，方才你的后院之中冲出来几个恶奴，把老夫射死的信鸽硬抢了去。你来告诉我，是你觉得老夫眼花？还是说老夫太闲无聊到特意来找董都护将军大人逗闷子？

董天伦眼见张鼎脸色不虞，便继续强装惶恐：哎呀我的太守大人，卑职哪敢猜疑您哪！说着转向管家吩咐道：去！还不快去查，看看是什么人如此大胆把太守大人打下的鸽子给抢走了？

管家点头哈腰连连应道：是是是，老爷稍等片刻，小的这就去查。说着看了董天伦一眼，主仆二人眼神交会间已尽数领会，董天伦略一点头管家便转身走了……

一盏茶的工夫，管家急急忙忙进来回道：老爷、老爷，小的查清楚了。

董天伦急问：快说！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抢了太守大人的猎物？若查明果真是我府上的刁奴，看我不剁了他的手？

管家一脸无辜地说：老爷息怒！老爷息怒！小的一一查问过了，咱们府上方才并没有人出过后院，不知太守大人何故有此一说？

董天伦佯装生气大声质问：当真仔细查问清楚了？若有虚假瞒报，当心你们的脑袋！

张鼎见他主仆二人一唱一和在他面前演戏，知道董天伦向来油滑，眼下肯定不会轻易就范，便暗暗压下心火道：既然如此，那董将军不妨带老夫去后院一观吧。

董天伦听张鼎这样说，自然知道无法推诿，便带着张鼎走出前厅，穿过东边房屋的走廊，经过一片花园来到了后院。

张鼎仔细地观察后发现，确实有几个出入后门的脚印：请董将军打开后门。

这后门竟然有九道大木门！董天伦只好命人打开第一道大门，门道里的脚印果然清清楚楚。

张鼎脸色一冷，望向董天伦，董天伦神色瞬间显出惊慌，厉声问管家：你不是说没有人走出过后院的大门吗？这又是什么？

管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颤声回道：太守大人明鉴！老爷明鉴！这是小人刚刚让家丁放羊出去时进出的脚印，之前确实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这道门。

董天伦见管家应付自如，心里暗自庆幸。张鼎怎会不知这就是刚才那几个恶奴抢信鸽时留下的脚印？可现在他们死不认账也不便再查，只好让阿莫再次查看了一遍脚印，然后告辞走出董府大门。

张鼎回到府衙，越想越觉得可疑。若是普通的信函董天伦也不至于如此，肯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这样一来，又让他想起前几天那封离奇出现在太守府公案上的密信，信上只有短短两行字：“龙首山匈奴兵十万乃董氏私兵，务请太守早做防备。罗骠。”难道说那密信上所说的都是实情？这个董天伦真的在龙首山藏了匈奴兵？竟有十万之众！他想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在龙首山藏这么多的匈奴兵？

现在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仔细琢磨一下，张鼎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由得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

如果他的推测是真的，那此事非同小可，现在整个西凉府的兵权都在董天伦的手里，他要是瞒天过海在龙首山里藏着一支私兵，来一个里应外合，我西凉府岂不是要大难临头了？想到这里，张鼎愈加烦躁，眉头皱出个“川”字来。几番斟酌后心中有了主意：首先，要稳住董天伦，且不可打草惊蛇，不能让他察觉到我张鼎已经知道了西山（龙首山在骊靬县西北方向，当地人多称为西山）的秘密；其次，要尽快摸清龙首山藏有董天伦私兵的底细，不论事情是真是假，宁可信其有；第三，还要知道这支匈奴兵是以什么人为首的。不论什么目的，在西凉府眼皮底下藏有这么多私兵都是不正常的。当务之急是调一支奇兵以防不测。可话虽如此，要做到万无一失，身为太守不能有任何引起董天伦注意的行为，必须有可靠的心腹之人来办这件事，最好是割头换颈的生死兄弟才能放心。但现在，董天伦到处收买人心，满城都是他的党羽，就连骊靬县的卫兵校尉都成了董天伦的亲信。此事若稍有差池，走漏了风声，惹得他狗急跳墙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

张鼎将身边可信之人细细捋了一遍，忽然想到了一个人——骊靬县县令胡川。这胡川是张鼎的得意门生，秉性耿直，而且胡家耕读传家，一门孝子，都是走得正行得端的正人君子。再者，胡家多次受张鼎恩惠，胡川也是一个靠得住的人。可是，眼下该派谁去联系胡川，秘密地将此事办妥呢？

房间里寂静无声，只有案几上的沙漏发出细微的声音。此时，张鼎内心沉重得喘不过气来，正要抬手揉一下鬓角，耳边听到有脚步声慢慢走近。房门被推开，阿莫拱手报：老爷，门外有一个自称是马腾的人求见。

什么？听到这个名字，张鼎略显激动，眼里一下子有了光彩：你说是要见我？

阿莫忙重复了一遍：是一个自称马腾的人要见你。

张鼎又问：那人可说了是从哪里来的？

阿莫答道：老爷，那人说是从天水郡来的。

张鼎一听哈哈大笑起来：啊，真是天佑我西凉，我的奇兵到了！

阿莫见老爷这样说，愕然问道：老爷，老爷你说什么奇兵呀？

张鼎顿时来了精神：快请，快快有请！

张鼎有些不敢相信，如果真是故交肃公的公子马腾到了，他一定是我张鼎的一支奇兵啊！想那肃公文韬武略，是何等的骁勇善战，他的儿子定然能够助我一臂之力。
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感觉整个房间都变得亮堂堂的。张鼎抬起眼就看见一个少年大踏步向他走来，光晕映在他身上看起来额外的高大魁梧。少年走到他面前跪拜在地：叔父大人在上，小侄给你叩头了！

张鼎将他扶起：贤侄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随即对阿莫说道：快去把贤侄的随从、马匹带到后院安置。今天贤侄来找我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对谁都不许说！

阿莫点点头：老爷放心，小的明白了。

张鼎这才转过头来仔细打量，见马腾身材魁梧，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深邃而明澈。眉宇间和他父亲颇多神似，浑身散发着朝气与力量，丝毫没有长途跋涉的疲累痕迹。张鼎不禁在心里叫了一声好！

马腾并不惊讶张鼎如此打量，令他不解的是这位叔父为何要对他的到来防范保密。于是问道：叔父，是不是我来此让你为难不便了？

张鼎这才拉着马腾落座：贤侄多虑了，且听我说明缘由。等奉茶的仆人下去这才对马腾说：贤侄啊，你可是我盼来的奇兵。所以，你的到来越少人知道越好。马腾听他一说，心里越发困惑。张鼎于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，从前些天的密信到今日的都护府信鸽，详细给马腾说了一遍。

马腾听完，也明白了张鼎的用意。马上站起来抱拳：叔父，此事就交给小侄来办吧！小侄定当肝脑涂地，替叔父办成此事。

张鼎闻言大喜：马腾听令！

马腾站起来，毕恭毕敬，双手抱拳道：马腾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！

张鼎一字一顿地说：现在，我擢升你为左都护（西凉府武官最高官阶为

都护，以右都护为尊），平乱大将军！并授予你便宜行事之权，可调动太守府大小官员，专门探查董氏私兵一案。

马腾马上跪下，双手抱拳：谢太守大人，卑职必将遵令执行！

张鼎扶起马腾：但是贤侄，老夫不得不与你交个底，现下我虽擢升你为西凉府左都护，职权仅在董天伦之下，却暂无一兵一卒与你。那董天伦包藏祸心，在我西凉任都护多年，羽翼已丰，就连我这太守也奈何他不得。此番，若功成你我叔侄方能安然立于这西凉大地，亦可建功立业，也不辜负你前来投奔老夫一场；但若让那董天伦得了势，横竖我这一府太守舍了身家性命去，那必是天不佑我，贤侄便速速离了西凉府自去为好。

叔父何出此言！马腾急道：小侄既来西凉就决意效劳麾下，眼下叔父正是用人之际，我马腾岂能做那只顾自身苟且偷安的小人？必当与叔父共生死，誓与西凉共存亡！

张鼎看马腾一番慷慨之情，欣喜于色，当下就拉着马腾走进密室，二人商讨多时，把秘密探访龙首山董天伦私兵的重任交给了马腾……

二、山不在高，有“龙”则行

董府的后院多了一座小小的坟茔，虽然建得不大，倒也很考究。董天伦站在坟茔前，微微眯着的眼睛里闪烁着狡黠和阴狠的光。他将佩剑狠狠地插在地上：张鼎老贼，欺人太甚！射死我精心驯养的信鸽不说，还到我府上挑衅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总有一天我要报了此仇！

董天伦此刻已经不是那副在张鼎面前屈膝逢迎的嘴脸了。

他身后的管家提议说：老爷，炮头已被张鼎射死，我们可以在另外的那几只鸽子中再选一只，万万不能误了老爷的大事呀。

董天伦迟疑片刻：不可，那几只信鸽远不如炮头机警，万一落入张鼎等人的手上如何是好？要是让他知道了我们私藏匈奴兵的秘密，你我都将人头落地。所以，现在你马上派人严密监视太守府的一举一动，如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立刻来报，且莫大意。



管家接着说：老爷，昨日有主仆两人从凉州南门而来，直接去了太守府。董天伦一听心里生疑：从南门来？那就是说，是从东面来的？……嗯，这个消息很重要。即刻派人盯住这两个人！记住，要派几个武艺高强的兵士，乔装打扮，不能让太守府的人看出破绽。只要这两个人出了太守府，便立即秘密捉拿！

管家走后，董天伦拔出佩剑，剑光一闪，照得董天伦脸色越发诡异阴寒。

要想彻底掌握西凉府，就必须取张鼎而代之。然而，董天伦的野心远不止于太守之位。这些年他苦心经营，真正的目标是建立西凉国，坐上西凉国国王的宝座。为了达到目的，董天伦招揽收买西凉府各路官员。现在虽然掌控了整个西凉府的兵马，但张鼎任太守多年，尤其是爱民如子的行为深受百姓爱戴，所以在西凉军中也颇有威望。再加上军中那些跟随过张鼎的将士，有不少还在重要位置上，所以若要铲除张鼎，也不是一件易事。

三年前，他在龙首山收服了五万匈奴降兵，没有交到西凉府，而是交由自己的外孙耿鄙伟康管理，到目前为止，加上龙首山收服的土匪和连续招的新兵，共有十万之众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耿鄙伟康在龙首山建造了“龙首宫”，宫里建有龙王堂。耿鄙伟康自称是龙王，手下更有四人武艺高强，称之为东、西、南、北“四虎”，打起了替天行道，劫富济贫的土匪招牌。

西凉府曾多次派兵征讨，带兵的将领就是董天伦。自己剿自己的匪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因此，每回董天伦攻打龙首山的同时，都会恰巧出现一支不明军队准确无误地袭击西凉府的金银库和粮库。几次大战下来，西凉军自然无功而返，反倒劳民伤财，西凉百姓也对官府多有怨言。

更有甚者，龙首山“龙王”乃上天派下来的神仙不能得罪的说法，在西凉府及辖区越传越邪乎，使得官员百姓都谈“龙”色变。对此，张鼎被某些人怂恿还亲自到西凉闻名的道人张神仙那里卜卦问吉。那张神仙自然是董天伦耳目无疑，为了混淆视听，更是把龙首山“龙王”说得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。

张鼎也曾以龙首山土匪猖獗，奏报洛阳，请求派兵驰援，无奈朝廷无道、自顾不暇，举国之力尚且耽于各地民变之乱，又哪里来的兵马调派驰援西凉边

睡？久而久之，征讨龙首山的计划只好作罢，而这般情形自是董天伦所乐见的。

董天伦默默权衡，在各人自扫门前雪、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乱世里，以他现在掌握的兵力，加之时局动荡，朝廷鞭长莫及，所以现在称霸西凉当是绝佳时机，自立“西凉国王”仅是一步之遥。但同时，目前天下隐隐有诸侯割据、群雄争霸的趋势，若过早坐上这个“西凉国王”的宝座，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。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，他不能过于心急。只不过，这两天张鼎的举动让他心里有些不安，倘若张鼎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，那他就不得不提前实施计划了……

董天伦这样想着回到前厅时，管家将一张请柬送到他手上：老爷，张太守请你赴宴。

董天伦愣了一下，感到奇怪：这个时候非年非节的，设宴？可知是为何？

管家笑道：老爷，太守府前来送请柬的人说，张太守把昨日来的那两个人抓起来了，请你过去商量如何处理这两个从洛阳来的奸细。

董天伦一惊：什么？洛阳来的奸细？

管家说道：是的，老爷。现在全城的人都知道太守府抓了两个洛阳来的奸细。

董天伦不解：这张鼎到底唱的是哪出戏？洛阳来人也敢随意定为奸细？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，这么做是想试探于我？

管家想了想说：依小人看，张鼎并未发现什么。他设宴请你应该是有意向老爷示好，他自知老爷手握兵权，得罪了你对他没有丝毫益处。他怕是因为那只信鸽到都护府搜查的事得罪了你，所以借着那两个奸细的事想向老爷您示好吧。

董天伦听了管家的话，虽有疑惑，却得意地大笑道：嗯！有几分道理。他张鼎别说还不知道我龙首山的秘密，就算是知道了又能奈我何？我还怕他不成？

管家接着说：老爷说的是，依张鼎现在的能力想要与老爷作对，那就是鸡蛋碰石头。他就是知道了老爷的秘密，眼下也是不敢和老爷翻脸的。



董天伦冷笑：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去会他一会。备车！去太守府。

管家刚要出去备车又被董天伦叫住：慢着，宴无好宴！你再去找几个武艺高强的将军跟随，有备无患。

管家拱手回道：老爷英明，我这就去准备。

紧接着，董天伦带了两名武艺高强的将军和管家董尔权一行人，威风凛凛地去了太守府。

三、大水冲了龙王庙

这一日正赶上凉州城的集市，四街八巷就像过节一样热闹。府堂外不但有唱贤孝的、踩高跷的、耍把式的、舞龙舞狮的，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商小贩……

唱贤孝的瞎仙面前围了不少人。那瞎仙弹着三弦子，声情并茂地唱着：

一山的松柏树一山的花，

花笑松柏树不如它，

有朝一日遭霜杀，

只见松柏不见花。

……

周围一片叫好声，真正是：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！凉州贤孝故事到哪里都颇受大家的欢迎，而这个人称“吴瞎仙”的就是凉州城里最受人们欢迎的人物。他虽然被称“瞎子”，实则眼睛是看得见的，贤孝唱得好，卜卦算命也有一手。张太守喜欢听贤孝弹唱，时常把他招进府中专门为他唱曲解闷。

不是每一个会唱贤孝的瞎子都能叫“瞎仙”！这吴家早前也是诗礼之家，后来家道衰落逐渐淡出仕途，到吴瞎仙这一代更是混迹江湖市井之间，终日以替人写书信、问卜打卦为生，又因为识文断字、喜欢浸淫易经方术，便也